

南史识小录

南史  
识小录

PDG

北史識小錄卷十

錢唐沈名蓀澗芳秀水朱昆田文登

原輯

後學錢唐張應昌補正

隋宗室諸王列傳

文帝居武元之憂率諸弟負土爲墳人植一柏四根鬱茂西北一根整所栽者獨黃後因大風雨并根失之果終不吉 整取尉遲綱女生智積開皇中有司奏智積將葬尉太妃帝曰昔幾殺我我同生三弟皆倚婦家勢常憎疾我我向之笑云爾旣嗔我不可與爾角嗔 竝云阿兄止倚頭額 父母亡後二弟及婦又讒我於晉公於時每還欲入門常不喜如見獄門 當時實不可耐羨人無兄弟世間貧家兄弟多

相愛由相假藉達官兄弟多相憎爭名利故也智

積在同州未嘗嬉戲游獵聽政之暇端坐讀書有侍

讀公孫尚義山東儒士府佐楊君英蕭德言竝有文

學時延於座所設惟餅果酒纔三酌以上蔡王整傳

公子又尙公主美姿容好書愛士甚有當時譽時人

號曰楊三郎滕王贊傳山東人多流冗遣人案檢又欲

徙人北實邊塞勇上書諫曰人不堪命致有逃亡非

厭家鄉願爲羈旅勇常文飾蜀鑑帝見而不悅曰

吾昔衣服各留一物時復看以自警戒故令高頤賜

汝我舊所帶刀子一枚并菹醬一合汝昔作上士時

所常食如此若存憶前事應知我心晉王讒勇於

后后曰睨地伐漸不可耐我爲伊索得元家女竟不  
聞作夫妻專寵阿雲有如許豚犬后又謂楊素曰  
睨地伐共阿雲相對而坐終日酣宴勇知有廢立  
之意憂懼計無所出聞新豐人王輔賢能占候召而  
問之輔賢曰白虹貫東宮門太白襲月皇太子廢退  
象也以銅鐵五兵造諸厭勝又於後園內作庶人村  
屋宇卑陋勇時於中寢息布衣草襠冀以當之楊  
素陳東宮事狀曰太子云竟乃令我不如弟第一事以  
上不得自由因長歎回視云我大覺身妨又云諸王  
皆得奴獨不與我乃向西北奮頭喃喃細語帝曰  
此兒不堪承嗣久矣勇昔從南兗州來語衛王曰阿

嬪不與我一好婦女亦是可恨因指皇后侍兒曰皆  
我物此言幾許異事先是勇嘗於仁壽宮參起居  
還塗中見一枯槐樹根幹盤錯大且五六圍顧左右  
曰此堪作何器用或對曰古槐尤堪取火於時衛士  
皆佩火燧勇因令匠者造數千枚欲分賜左右至是  
獲於庫又藥藏局貯艾數斛亦搜得之大將爲怪  
素又發泄東宮服玩似加琱飾者悉陳於庭帝曰前  
簿王世積得婦女領巾狀似稍幡當時徧示百官欲  
以爲戒今我兒乃自爲之領巾爲稍幡此是服妖  
引男及諸子於殿廷宣詔廢勇勇再拜曰臣合尸之  
都市幸蒙哀憐得全性命言畢泣下流襟旣而舞蹈

而去。勇以廢非其罪。頻請面申冤屈。皇太子遏不得聞。於是升樹號叫。聞於帝冀。得引見楊素。因奏勇士志昏惑。又蠻鬼所著。不可復收。初。勇雲昭訓生

長甯王儼。帝聞之曰。此乃皇太孫。何乃生不得地。

雲氏父定興奏曰。天生龍種。所以因雲而出。以上房陵王勇傳

秦王俊有巧思。爲妃作七寶羃。離重不可戴。以馬

負之而行。俊又爲水殿。香塗粉壁。玉砌金階。梁柱

楣棟之間。周以明鏡。間以寶珠。極瑩飾之美。每與賓

客伎女絃歌於上。俊頗好內。妃崔氏性妬甚。不平

之。遂於瓜中進毒。由是遇疾。俊奢縱免官以王就

第。楊素諫秦王過不應。至此。帝曰。若如公意。何不別。

制天子兒律俊薨於邸帝哭之數聲而已曰晉王

前送一鹿我令作脯擬賜秦王今亡可置靈座之前  
心已許之不可虧信帝及后往視見大蜘蛛大蠍  
蠻從枕頭出求之不見窮之知妃所爲也俊葬王

府僚佐請立碑帝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

以上秦王俊傳

爲若子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

謂羣臣曰壞我法者必在子孫譬如猛獸物不能害  
反爲毛間蟲所損食耳帝以秀蠹害生靈乃下以  
法開府慶整諫曰陛下兒子無多何至如是太子  
陰作偶人書帝及漢王姓氏縛手釘心令人埋之於  
華山下令楊素發之數秀罪詔妄道青城出聖欲

已當之重述木易之姓。妄傳禾乃之名。輒造白玉之  
斑。又爲白羽之箭。鳩集左道符書厭鎮漢王於汝親。  
則弟也。畫其形象枷鎖杻械。乃云請西嶽華山慈父聖母。  
神兵九億萬騎收楊諒神魂。閉在華山下。我之  
於汝親則父也。復云請西嶽華山慈父聖母。賜爲開  
化。楊堅夫妻回心歡喜。又畫我形像縛手撮頭。仍云  
請西嶽神兵收楊堅神魂。不知楊諒楊堅是汝何親  
也。以上蜀王秀傳

并州謠言一張紙兩張紙。客量小兒作天子。漢王諒反僞署官告皆一紙別授。則二紙又諒  
字阿客量與諒同音。於皇家最小以爲應之。漢王諒傳

昭言色恂恂未嘗忿怒。其有深可嫌責者。但云大不。

是元德太子昭傳。侗討宇文化及詔大隋日月所臨風雨。

所至圓首方足稟氣食毛。事重刑籤狀盈獄簡。

若火焚毛如湯沃雪。

以此衆戰以斯順舉肇山可以動射石可以入。

賊擁此人徒皆有離德京都侍衛西憶鄉家江左寤人南思邦邑。

自應解甲倒戈冰消葉散。

侗旣爲王世充等所立尋酈之請與母相見不許遂布席焚香禮佛咒曰從今已去願不生

帝王尊貴家。

以上越王侗傳

齊王暕爲煬帝疏忌宇文化

及弑帝令人捕暕時尙臥未起賊進猶謂帝令捕之

曰詔使且緩兒不負國家賊斬之暕竟不知殺者爲

誰。

齊王暕傳蕭后嘗灸杲時年幼先請試灸后不許杲

泣曰后所服藥皆蒙嘗之今灸願聽嘗炷悲咽不已  
后爲停灸

趙王果傳

**本史補**

文帝曰昔父母泣謂我曰爾三弟大勣不能

愛兄我因言一日有天下當改其姓夫不愛親而愛

他人者謂之悖德當改爲悖

蔡王整傳

太子勇廢所生

長甯王儼亦坐廢上表求宿衛帝覽之惻然楊素進

日伏願聖心同於蟬手不宜留意

房陵王勇傳

文帝夢

神自天而降云是天神將生降及聞蕭妃有娠迎至

大興宮之客省生元德太子昭養於宮中號大曹主

二歲時於元武門弄石師子文帝與文獻皇后至

其所昭避去文帝數曰天生長者誰復教乎

以上元德太子

昭

書補

觀德王雄讓表錫土作藩。鉏金開國。

觀德王傳

滕王綸令沙門惠恩崛多等爲度星法。

北史作勝法

滕

嗣王綸傳

罪滕王綸衛王集詔綸集以附萼之華。

衛王集傳

元德太子哀冊文蜃綺宵載鶴關曉闢

體元襲

聖儀耀重光氣秀春陸神華少陽居周軟誦處漢

韜莊有縱生知誕膺惟睿性道矯日幾深綺歲

樹親建國命懿作藩威蕤先路烏奕渠門庸服有紀

分器惟尊風高楚殿雅盛梁園帷辰清秘親賢

允屬泛景鳳瀾飛華螭玉揮翰泉涌敷言藻緝

粵

自天孫光升元子綠車逮事翠櫻奉祀南山聘隱

東序尊師

冲情玉裕令問金相

瑞山頽壞桂宮

毀構痛結幽明悲纏宇宙去榮華於人世卽潛燧

之幽深

九地黃泉千年白日

天壤長畢圖芳

篆素

以上元德太子昭傳

隋列傳

高頑孩孺時家有柳樹高百許尺亭亭如蓋里中父老曰此家當出貴人頑請征尉遲迴受命便發遣人辭母云忠孝不得兩兼歟歟就路至軍爲橋於沁水賊於上流縱火棧頑預爲土狗以禦之頑平陳後右衛將軍寵晃及將軍盧賁等前後短頑於帝帝怒皆被疏黜因謂頑曰獨孤公猶鏡也每被磨瑩

皎然益明。潁先賜姓獨孤氏故稱之云。帝嘗從容  
命潁與賀若弼言平陳事。潁曰：「賀若弼先獻七策於  
後蔣山，力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猛將論功？」潁  
被讒坐免。以公就第。帝幸秦王俊宅召潁侍宴。潁悲  
不自勝。帝曰：「朕不負公。」公自負朕也。因謂侍臣曰：「我  
於高潁勝兒子。雖或不見常似。目前自其解落。暝然  
忘之。如本無高潁。」初。潁爲僕射。其母誠之曰：「汝富  
貴已極。但有斫頭耳。」以上高潁傳牛宏請開獻書之路。  
表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  
青紙。文字古拙。宏論自秦至梁書有五厄。上可  
其奏詔獻書一卷。資繕一匹。宏弟弼好酒而酗。嘗

醉射殺宏駕車牛。宏還宅其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宏聞無所怪，問直答曰：「作脯。」坐定，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宏曰：「已知顏色，自若。以上牛宏傳」周武謂羣

周武謂羣

臣曰：「我常日聞李德林爲齊朝作書檄我，正謂其是天。上人豈言今日得其驅使，復爲我作文書？」神武公紇豆陵毅答曰：「臣聞明王聖主得麒麟鳳皇爲瑞，德林來受驅策，勝於麒麟鳳皇遠矣。」帝大笑曰：「誠如公言。」隋文敕令德林撰錄作相時文翰，謂之勦朝雜集。帝省讀訖，明日謂德林曰：「昨宵恨夜長，不得早見。」以上李德林傳梁士彥謀反，詰之不伏，捕薛摩兒對公面。薛摩兒具論始末，云第二子剛垂泣，若諫第三子叔

諧曰作猛獸須成斑

梁士彥傳

元諧謂隋文曰公無

牆竟何如也譬如水間一堵牆大危矣及受禪顧謂諧笑曰水間

牆竟何如也平陳百寮大宴諧進曰陛下威德遠

被臣前請矣厥可汗爲侯正陳叔寶爲令史今可用

臣言帝曰突厥不知山川何能警候叔寶昏醉甯堪

驅使諧與從父弟滂嘗同謁帝私謂滂曰我是主人殿上者賊也因令滂望氣滂曰彼雲似蹲狗走鹿

不如我輩有福德雲以上元  
諧傳虞孝仁從伐遼爲都水承充使監運性奢華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而自

給虞慶則傳周趙王招謀害帝帝不之知乃將酒肴詣其宅趙王引帝入寢室將爲不利元胄遽請曰相府

事殷公何得如此扶帝下牀趨而去趙王恨不時發  
彈指出血 正月十五日帝與近臣登高時胄下直

馳詔召之謂曰公與外人登高未若就朕也

以上元胄傳

高智慧等作亂江南史萬歲以行軍總管從楊素  
擊之自東陽別道而進踰嶺越海攻陷溪洞不可勝  
數前後七百餘戰轉鬪千里寂無聲聞者十旬遠近  
皆以萬歲爲沒萬歲乃置書竹筒中浮之水汲者得  
之以言於素 萬歲擊南甯夷入蜻蛉川經弄凍次  
小勃弄大勃弄至於南中皆破之行數百里見諸葛  
亮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後勝我者過此萬歲令左

右倒其碑而進

以上史萬歲傳

乞伏慧封西河郡爲荊州

總管曾見人以簍捕魚出絹買而放之百姓美之號其處曰西河公簍乞伏慧傳

張威爲青州總管頗事產

業遣家奴於人間鬻蘆菔根其奴緣此侵擾百姓

尉遲迴亂以韋孝寬爲元帥擊之陰壽監軍時孝寬有疾不能親總戎事每臥帳中遣婦人傳教命以上陰壽傳

郭衍爲瀛州刺史遇秋霖大水屬縣多致漂沒

人皆上高樹依大冢衍親備船楫并齎糧食拯救之

晉王有奪宗之謀託衍心腹遣宇文述以情告之

衍大喜曰若所謀事果自可爲皇太子如其不諧亦

須據淮海復梁陳之舊副君酒客其如我何以上郭衍傳

周武居太后憂與左右出獵張衡露髻輿櫬叩馬